

知味

食河豚

◆ 邈云汉

河豚生来就是个是非之物。古人谓之河鲀，纺槌似的，头肥腹大，布满小棘。遇敌害，吸气膨胀如球，棘刺怒张，唬得人不敌侵犯，恰恰成了被捕的信号。这与本为哺乳动物的河豚，风马牛不相及，却能以讹传讹，倒也无人置疑。

如此之物，人称至美风味，腹膏、皮肉皆为美饌佳肴，鲜香滑嫩，味盖群蔬，百味不珍！毒性的恶名，也让冒死尝食的人心存芥蒂：四肢麻痹，全身瘫痪，呼吸困难，神志虽清，口难开，身难立。

古往今来，食河豚，倒成了文人美恶较量的源头，惹得文坛潮起云涌，波澜壮阔！

“芦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，早春二月食河豚是苏轼的嗜好。“先生洗盏酌桂醑，冰盘荐此鮪鱼珠。似开江鲙斫玉柱，更洗河豚烹腹腴”，苏轼的眼中，荔枝味美，盖过百果，只有河豚腹膏烹成的“西施乳”，才能与之媲美；取腹膏十副，加调料上屉蒸熟，趁勺调味，打高汤笃炼，天然莼菜找红，收汁勾芡，打花椒油翻个出勺。此品为极，入口即化，甘腴之至，令文人不惜浓墨重彩，吟诗称颂：“杨柳人家翻海燕，桃花春水上河豚”“荻笋新芽，河豚欲上，拼醉炉前”。这般扬美掩恶，算是过铁的“豚粉”！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清人秦荣光，“一部肥拼一裤新，河豚出水候初春”，品尝河豚，竟不惜典当新裤子。呵呵，为了口福，忘记遮羞，哪里还管什么毒性？！

“庖煎苟所失，入喉为锁鑿”，梅尧臣毫不掩饰对河豚的嫌恶。这豚毒，可是入口烂舌，入腹烂肠，无药可解。发作时，思维清晰却难以言表、行动，恐怖的死亡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宝元初年，与范仲淹饶州同饮，听人赞美味绝伦的河豚，梅尧臣力谏勿食：蛇蛙虽丑无毒，吃了于生命无碍；河豚丑陋且有剧毒，处置稍不留心，食者就会命丧黄泉。他即席赋《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》，“斯味岂不比，中藏祸无涯”，呼吁摒弃此味。樽俎之间，笔力雄贍，遂为绝唱，因此冠以“梅河豚”雅号。范成大也告诫“豚粉”，“为口忘计身，饕死何足哭”，口馋丧生，一文不值。曾巩更爽快，“见形固可憎，况复论肠胃”，那么多的美味可以品评，何必招惹非鱼非贝、相貌丑陋的河豚？抑恶的性格，跃然字里行间！

不过，言者谆淳，听者藐藐。作为中国人尊崇的圣味之一——水族河豚，林族荔枝、山族玉面狸，食河豚依然是现代人的嗜好。河豚毒味皆备，但不是每种河豚都有毒，浑身皆毒。河豚的肝、子与血有毒，去此三者，洗净，食之无害；整治时，割眼，突出鱼子，自背脊下刀剖开，洗净血迹；肉处有血丝，银箸细挑、剔净。剥皮，沸水余透，箱去芒刺，切块成块，猪肉爆炒，下酱烹煮，食之无恙。如此美国匡恶的高手，在中国，比比皆是。胆大妄为，常因口馋而丧生的，也不少：1590年，胃口泛溢的日本将领丰臣秀吉，把征伐高丽的军队集结于下关，兵士食河豚，死了许多人，溃不成军。美国学者艾柯曼提醒，给日本人食河豚，会给餐者留下接触毒素的感觉，一点点儿，只让用餐者的嘴唇有麻辣的感觉。也算是至高体验吧！

河豚还是河豚，脑子却长在自己身上。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，美恶交互，乱治同行。怨无大小，生于所受，物无美恶，过则为灾。这种思维品格，从历史的深处走出；我们的脉管里，流淌的都是祖先的智慧！

百姓记事

深山访友

◆ 丁庆书

前些日子去了趟京城，探望了早些年认识的一位大学教授。

初识时，他是大学的校长助理，分管着校办产业，兼任着多家公司的董事长。在这所国家重点大学里他可谓权重。在大学同事眼中，他是校长跟前的大红人。

按照既定的导航路线，我们驱车出京城，一路向北，沿着蜿蜒的柏油马路，一直驶入群山环抱的深处。在一座绿荫半掩的庄园大门口，我见到了这位昔日的朋友。不曾想，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，长期隐居在远离京城的深山老林里，几年不见，成就了他一副仙风道骨。他两眼有神，清瘦的身架，穿一身洁白飘逸的丝绸服装，微微隆起的肚子也没有了。

进屋，落座，泡茶。教授坐在茶桌后面，按下茶壶开关，用竹夹子夹着茶盅，一个一个用开水烫着，然后洗茶，沏茶，一招一式似漫不经心，活脱一个茶道师傅，精到，娴熟。斟上茶水，品着，喝着。他又让人端来水果，梨、苹果、人头枣。他说，尝尝吧，自己种的，纯绿色的。他说话时洋溢自在与清闲。

我们随教授由里到外出去转悠。这幢建筑是按照现代中式建筑理念设计的。他说，宏观上

照应了前后左右的风水大格局，微观上按照北方四合院布局，外观上看普通、朴实、简约；内部结构上，突出功能、性能和品质，体现了方便、适用、宜居；能源上采用了地下水循环系统，调节室内温度，常年保持室温25度，四季恒温；屋顶采用了太阳能发电装置，满足了室内室外、院内院外的生活照明、水体循环、蔬菜瓜果浇灌，自足有余。

我这个园子呀，是个绿色的、环保的、科技含量挺高的作品。您自己设计的？是的。您的设计可以申报发明专利吧？可以，但没有，自己用，没必要。他说。您可以做个模式出来，给规划设计单位进行复制推广啊！好啊，您感兴趣吗？他反问。走出院外，走进他的菜园，走进他的果园，走上他修炼太极拳的高处亭台。他指点着充满个人智慧的这座庄园，从风水学角度，讲解庄园的布局，水体走向；从美学角度，描述这座庄园每处建筑艺术的表现手法；从结构学角度，讲述这幢建筑构造的抗击力与厚重。我在聆听间，领略到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造诣。

回屋落座，接着沏茶，喝茶。我起身浏览教授室内家具风格，墙上字画和书架书目，我发现国学

及道典籍居多。教授，您在研究国学，研究道文化吗？我问。

您老看出来？是的，我在研究、在学习。他说，我是研究建筑艺术的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大家做了许多有悖民族文化的事情。建筑艺术在民族文化传承当中，有着具体的直接的作用，我们国家的学者们没有去研究如何通过一个个建筑形体，来弘扬来传承民族文化，而是对西方的艺术流派、风格津津乐道。

他说，有一次，一个沿海城市的市长请他去做规划。他的团队出了一个方案，市长不喜欢。他问为什么？市长说他喜欢欧美风格。他问，你管理的城市在欧美吗？市长说不是。不是欧美的城市为什么非要欧美风格呢？双方陷入文化认同分歧。

你看看，大家都这样漠视祖国的传统文化，民族文化能传承得下去吗？老祖宗留下的文明成果，面临断代危机呀！他表示出极大的忧虑。

虽然长期居住在远离繁华的深山老林里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但内心深处，依旧时时不忘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从这位大学教授的行事风格和言行举止中，我仿佛看到了老一辈学者的崇高理想和为国为民的济世精神。

新书架

《你的世界总有一个我》 双胞胎兄弟见证彼此青春

◆ 白马

于大多数人而言，顾合一的不同之处，便是他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和他一同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所以《你的世界总有一个我》讲述的便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的日常，哥哥顾知行高冷腹黑，弟弟顾合一逗比暖心，鲜明的性格差距让兄弟两人不断地在生活中摩擦出火花。书中通过轻松幽默搞笑的方式，记录了一个原生家庭最好的生活状态，随处可见的亲爱情温，在开怀大笑之际还

能传递一种治愈的温暖。每个人的标配是父亲大人加母亲大人，合一的幸福却是加倍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双生哥哥。顾合一的书里有温柔与坚定，洒脱与朴拙，还有自成一体的意趣。未来的某一天，或许两人都会成家，都会拥有各自的生活，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两个人成长的美好点滴，而且可以对此骄傲地说一句：“我是你青春的见证者！”



雄鹰(国画) 曹东坡

大运河

是诗经里流淌至今的那条卫河吗？

我仿佛看见，河岸边长满了芦苇。丹顶鹤，在河边悠闲地散步。脚步想怎么慢就怎么慢。水鸟的翅膀，接连划伤几朵浪花。浣衣的女子，布衣素颜。飘动的长发，拂过水汽蒙蒙的时空，为卫河写下远古的浪漫。

我看见，数不清的商船开过来了，装满隋唐的盐、铁器、布帛、粮食和宋朝的茶叶。划桨的汉子，裸露着脊背，赤红的肌腱迸发出惊人的力量。我看见大王庙的香火，袅袅升腾。李冰、谢绪、黄守才、张居正、朱之锡，端坐在正殿上。他们的窃窃私语，与治水有关。

不远处，粮仓的穹顶插入碧空。一群蚂蚁般蠕动的民夫，正把一袋袋大米，驮进仓廩。滑州，美丽的滑州，就这样，在一次次航运中，日渐丰盈。

而今，西门城墙还在。码头还在。奔腾的卫河，还在。

只是，已经看不到运河里那些精彩上演的故事了。一只弃船，孤独地泊在岸边。成了诗人们怀旧的道具。

繁华落尽，一切都归于平淡。

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另一种幸福的开始？

我们都是从尘世的喧嚣中，跑到这里的过客。面对生生不息的大运河，我们只想遇见安静，或者悠闲。

道口镇

道口镇，大运河衍生的一块肋骨。道口镇，不需要骑马，只需带上你多情的双眸。一棵国槐，斜着身子站在路旁，树冠划出五百年的沧桑。一株老藤，攀上了瓦棱，与路过的秋风握手。裤裆巷里踩得发亮的青石板，回响着商铺伙

城市地理

滑县走笔

◆ 王剑

计匆忙的脚步声。

一面街，顺河街，大集街。蛰伏的叫卖声，字正腔圆。套色的木版年画上，灶王爷粘着粘了芝麻糖的胡须。义兴张的门板，刚刚打开。烧鸡的香味，摇摇晃晃。

同和裕银号的货柜里，摆满了糕点。马厩里的两匹大马，吹笛直叫。绸缎庄外吃早点的王掌柜，正迈着方步走进庭院。

谁家的院门，吱呀一声开了。红衣的女子，倚着门框。刘夫人茶舍红红的灯笼，在风中招摇。谁的一声问候，拂去了我们身上的征尘。

烧饼的甜香，弥漫了小巷。临河的阁楼楼，二斤老庙牛肉，就可以消磨掉一段时光。

窗外，运河的浆声，流过石桥，又缓慢地远去。一切都是那么静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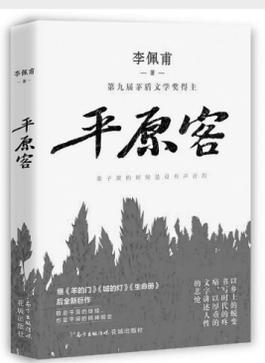
像一场偶遇，又像金秋的落叶。

瓦岗寨

打开风，打开时光之门。我们骑马来到瓦岗。我是滑州的翟让、徐世勣，你是投奔而来的李密、秦琼，英雄起于毫末，英雄不论出处。我们都是江湖中的一条好汉。

筑起“土围子”，就是我们的家。通济渠是我

连载



手，说：“算了，不说她们了。”

这天夜里，李德林失眠了。浮想联翩，一夜都没睡好。

第二天早晨，吃早饭时，他对刘金鼎交代说：“我想好了。我这个岁数，还是现实一点吧，不要什么爱情了。还是在家乡找吧。你帮我找一个传统点的。人要朴实，会照顾人，没那么多心眼。要

是找着了，就先让她照顾老爷子一段，试试。”

刘金鼎说：“老师，你是说，先找个保姆？”

李德林很含糊地说：“就这个意思吧。年龄不要太大。若是能善待老人，能吃一锅饭，将来，再说。”

刘金鼎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三个月后，中秋节的时候，一个名叫徐二彩的梅陵女子，出现在李德林的面前。

七

客观地说，突发的“6·29事件”，对李德林是有一定影响的。

当了管农业的副省长，李德林有一段时间很不适应。突然之间，他就成了一个“陀螺”，旋转在一个一个会议之间的“陀螺”。

说来，这个内陆省份，也算是农业大省。一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（在这里叫“农口”，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，统归“农口”管辖），要开的会太多了。每个会议都要他去讲话。有时候，一天要奔赴三个会场，一讲稿，就把会议讲稿拿错了。不讲稿，就是秘书提前准备（也有各厅局临时提供的）

的，可他最初还是出了些“洋相”。一次，他赶着出席一个全省的“林业会议”，从包里拿出来的却是全省“生猪屠宰会议”上的讲稿。等他开始讲话时，朗声念道：“同志们！生猪、们……”接下去，他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错了。对不起，同志们……错了。”紧接着下边哄堂大笑！如果是别的领导干部，就是念错了也不会这么公开讲，换一稿子重新念就是了。可他就这么公开说：念错了。还有一次，在一个规格很高的座谈会上，他居然又念错了一个同级领导人的名字。这都是犯忌的。会后，那位领导同志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老李呀，共事这么久，你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吗？”他只好坦白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走神了。”

李德林最不适应的是听汇报。各个地市都来“汇报工作”，其目的大多是要钱的。他们一汇报起来就长篇大论，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，让他连个撒尿的机会都没有。有很多事情他并不了解，所以常常走神儿。听着听着，他就想到别处去了。一次，在听汇报时，他打了个盹。恍惚间

突然想起，小麦该扬花了。（这是世界上寿命最短、也是花形最小的花开了。那么一点点的小花儿，粉嫩中泛一点黄，几乎肉眼看不清形状的小小花蕊儿，却又是雌雄同体的。它没有第二者，也永远不会有第三者。它的爱情故事，是在风中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的，也就是

一吻。）于是，他竟然脱口说：“这一吻，神鬼皆惊！”

接着是满座皆惊！等他回过神时，见众人都怔怔地望着他，他赶忙说：“没事。你讲。很好。很好。”

于是，很快，在省内流传着他的一句“歇后语”，叫作：“李省长长听汇报——很好。”

适应是需要过程的。不过，他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博士，是被犹太导师维尼教强化培训过的。不就是讲话么，在会议室里浸泡久了，也就很快适应了。渐渐，在他不熟悉的地方，他也慢慢学会了使用“宏观语言”，按照大政方针总结出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来。偶尔还会来上几句美式幽默，也很“GOOD”。



冷吟秋色图(国画) 北山人

人与自然

秋雨是追问的种子

◆ 李星涛

霜降过后，林凋露冷，虫声寂灭。雨凇冽起来，落到手心里，立马就沁出一片尖锐的清寒。

不像春雨激情勃发，不像雷雨激荡汹涌。秋雨是内敛的，沉静的，是一颗追问的种子，随着时光灌进它体内的浆汁，是遥远的回望和悔悟的思索。

真实得近乎残忍。就像是农民扬场。一畝谷物扬上天去，种子和糠屑泾渭分明。飞到远处的应该是春雨，飘到中间的应该是雷雨，落到近前的就是沉甸甸的秋雨了。

注定会有一阵风从秋雨里跑出来，抱住你使劲摇晃，索要你春天许下的诺言。你落不下红彤彤的果子，甚至落不下华丽的树叶。可风却执着地抱住你摇晃，一遍比一遍愤怒，一遍比一遍用力，全然不顾你的羞愧，你的懊悔。最终，你只能把一片枯黄的落叶当成自己舌头，当着风的面品尝那被播撒的一滴滴眼泪。

突然想到了今春的梨花。梨花开了，白茫茫的一片。单独看来，一树梨花就是从大地深处喷涌上来的泉水，整个白花花的树冠就是一朵一朵的浪花！可管理梨园的老刘却给你泼了盆凉水。

他说：“老弟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！出水才看两腿泥！别看花开得快快要压塌枝了，但有一多半是谎话，是泼热的开水。它们当中，有的看别人开了，也忙着跟着开。可等人家结果了，它们却空手一场，纷纷零落了下来，变成了尘埃。你看看早开花的那几棵黄梨树，到最后能结出果子的才有几朵？”现在，老刘的话应验了，一棵花朵满枝的梨树却只结出三四个果子。

秋雨落地，声音带着不容回避的寒意，一点一点地把你穿透。一开始这声音里端着的和尚还敲着木鱼，为你超度那些已经逝去的梨花。可敲着敲着，他手中的木鱼就改变了方向，每一次都不偏不正地敲在了你的头上。

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”。秋雨在一句一句追问：面对生活，你是否付出了真诚？面对人生，你是否虚度了光阴？同时，秋雨又将你苍老的身体当成肥沃的土壤，一粒粒落下来，萌发出来的都是一弯弯哭泣的新绿。醒悟的沉默中，一幕幕葱茏的往事阵阵凄凉风潇潇而下……